

鹿笔

# 我把父母接进城

陈孝荣

对我整个人生来讲,2006年是我人生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把父母接进了城。

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对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幸福进行追问。但探索到终极,无论是哲学、宗教还是文学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人生并没有多大意义。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对于我现在的年龄阶段,我觉得上养老、下扶小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父母、妻子、孩子觉得我很重要,这就是意义。至少从父母搬进城里的那一刻起,我们都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所包围着、充盈着。

父母是乡下农民,在鄂西一个叫子良园的村子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父亲今年73岁,母亲也年70岁。在半个多世纪里,父母几乎都是“苦命”一生。父亲两岁多就失去双亲,12岁过继给别人做养儿子,后来当工人,上世纪60年代回乡支援“农业生产”,曾先后

当过“背脚佬”(背夫)、烧炭工、伐木工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荒前荒后住遍了,搬过无数次家,吃的苦说不完。

母亲的命则更苦。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被抓兵拉夫走了,而且一直音信全无,至今都不知道他魂死何方。母亲兄妹多,她排行老三。为了防止“抓兵拉夫”,唯一的哥哥早早地就过继给了别人。母亲只得作为“儿子”给招在了家里。她先后与父亲一起,送了外婆的终,养大了我的两个小姨和我们兄弟俩。就在家里刚刚翻翻、日子渐渐好起来的时候,母亲又于45岁那年病了。这一病就病了整整20年时间,病情时好时坏。而且母亲从出生到我接她进城为止,她一辈子几乎就守在那个小山村里,没有进过城,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这之前尽管我们多次想把她接进城看看,但由于她的病,再加上她怕坐车,就一直没有如愿。

母亲病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全靠父亲一个人跳进跳出。尽管我们一直在帮衬,但由于离家太远,我们的帮衬也是杯水车薪。这样,随着父母年岁越来越大,父母的养老问题就成了困扰我们的“重大问题”。最初我们的想法是想让父母在老家的子良园养老,因为老家还有一个弟弟。但弟弟与父亲闹不团结,导致我们兄弟之间商量任何事情都商量不成,再加上父母都同意跟着我们养老。这样,我们就做出了把父母接进城的决定。

决定做出后,我和妻子先后跑了无数地方,看了无数房子,最后在郊区的永和坪选中了一栋民房。选中后,我们又打电话让父母来看房子。我在电话里说:“您一定得想法把妈弄来,让妈自己看看。你们两人都满意才能买。”可过了两天,母亲并没有来,只来了父亲一人。父亲说:“你妈怕坐车。”这样,我们就带着父亲去看了房子。看后,父亲很满意。走的时候,我又对父亲说:“妈的工作得由你做通。”父亲说:“你放心。”这样,我们就购买了房屋,然后开始了修整。

修整花了数月时间。修整期间,因为我兼顾写作,所有修整几乎全是妻子一人操办的。她既要上班,又要买材料、找师傅,常常的情形是晚上坐下来就再也想不动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为此我感激妻子,如果不是她拿在手上操办,事情不可能办得如此圆满。我常常笑着对她说:“谁叫我找了一个好老婆呢。”

他们,也是明帝国最后的四任皇帝。这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一次接见朝臣,5年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他死于乾清宫配殿弘德殿,终年58岁。朱常洛在父亲死后第十天登基,年号泰昌。万历皇帝几十年“无为而治”,弊政堆积如山,朱常洛在朝臣的帮助下,奋力拨乱反正,他先是将父亲存了多年的私房钱近200万两银子发给边防军,又罢除横行多年的矿税,接着启用万历时因谏言获罪的官员,补用空缺的官职。

日理万机,本就体弱多病的身,体不堪重负,偏偏朱常洛和他的祖上一样迷恋床第之欢。“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

于是,在登基十多天后,朱常洛就一病不起。先是御医误投泻药,后来又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颇为可疑的红丸,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撒手人寰。朱常洛在紫禁城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度过了39年,好不容易熬成主人,却只过了一个月扬眉吐气的日子。即使在这短短一个月内,由于郑贵妃在皇帝寝宫乾清宫不走,前20天,朱常洛依然住在太子宫慈庆宫里,只有病人膏肓之时,才由大臣出面赶走郑贵妃,朱常洛终于躺在了专属于皇帝的龙床

上。慈宁宫历史性的聚会里还有两个孩子,大一点的叫朱由校,随着祖父、父亲在不到两个月里接连去世,他迅速完成了由皇长孙——皇太子——皇帝的身份转换,公元1620年,他的年龄16岁。

大明帝国的龙椅上,曾经坐过两个长不大的孩子。前一个正德皇帝朱厚照,他的孩子气其实是伪装;后一个天启皇帝朱由校,却是不折不扣的真孩子。

站在朱由校身边的是弟弟朱由检,哥哥登基的时候,他还不到十岁,这个懵懂少年看着登基大典热闹非凡,很是羡慕,便问哥哥:“(皇帝)这个官我可做得否?”

哥哥哈哈地说:“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没想到两个少年的玩笑,七年后竟然兑现。朱由校死时无子,皇位兄终弟及,朱由检的年龄是崇祯,他们,也是明帝国最后的四任皇帝。

他们,也是明帝国最后的四任皇帝。这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一次接见朝臣,5年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他死于乾清宫配殿弘德殿,终年58岁。朱常洛在父亲死后第十天登基,年号泰昌。万历皇帝几十年“无为而治”,弊政堆积如山,朱常洛在朝臣的帮助下,奋力拨乱反正,他先是将父亲存了多年的私房钱近200万两银子发给边防军,又罢除横行多年的矿税,接着启用万历时因谏言获罪的官员,补用空缺的官职。

日理万机,本就体弱多病的身,体不堪重负,偏偏朱常洛和他的祖上一样迷恋床第之欢。“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

于是,在登基十多天后,朱常洛就一病不起。先是御医误投泻药,后来又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颇为可疑的红丸,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撒手人寰。朱常洛在紫禁城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度过了39年,好不容易熬成主人,却只过了一个月扬眉吐气的日子。即使在这短短一个月内,由于郑贵妃在皇帝寝宫乾清宫不走,前20天,朱常洛依然住在太子宫慈庆宫里,只有病人膏肓之时,才由大臣出面赶走郑贵妃,朱常洛终于躺在了专属于皇帝的龙床

这个年号苦苦维持了17年,终于与大明帝国一起死亡了。  
第九章 闾城

自从公元1772年,雍正皇帝将寝宫和办公室都搬到养心殿后,它的名声日隆。今天各种长度不一的清宫戏更将养心殿的大名推到了妇孺皆知的高度,许多游人来到故宫,第一要看金銮殿——太和殿,第二就是要看养心殿的。

养心殿,基本完好地保持了雍正以来的面貌,富丽堂皇而又沉稳大度。“养心”二字源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养心殿是明朝皇帝离开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去住后官游幸之前休息、用餐的便殿。养心殿内,在明代曾经是御膳房。除此以外,嘉靖皇帝在这里建过一座砖石结构的无梁殿,以炼长生不老的丹药,他的孙子万历皇帝在这里挖了一个大窟,用来埋自己的私房钱。

可以想见,雍正之前养心殿的气氛纷乱,热闹又有百无聊赖。油漆的味道,饭菜的香气,炼丹炉的烟火,私房钱的铜臭……

但是,雍正并不是第一个赋予养心殿神圣使命的人,在他搬进这里100多年前,有一个人,已经将此地作为帝国政治的中心。

第一个在养心殿办公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太监魏忠贤。

万历十七年(1589),河北肃宁一个姓魏的青年告别了妻子、女儿,背上整个家族拼凑的一包散碎银两,向京城走去,他的目的地是紫禁城,此刻他最大的梦想是在那里做一名宦官。

他原本是个赌徒,一次输红了眼,引刀自宫。对他而言,进京不过是另一场赌博而已,赌注是胯下二两活肉。在经过长达30多年的等待后,他赢了这一局,差不多将整个帝国都归入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空前绝后的赌神。

不过,万历十七年(1589)徘徊在紫禁城外的宦官魏某,他正在为能否进得皇宫做一名正式的宦官而四处奔走。北京城里,像他一样的求职者实在太多了。

## 连载

牛钮能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也能看见自己的影子,不紧不慢跟着自己。

不远处就是御花园了,一个女人在远处匆匆忙忙走着,很像那个在牛钮心中鲜活了一辈子的女人,牛钮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脸。他弄不清楚,梦里那个行走匆匆的女人是不是她。恍惚间又看到了——她,脸庞白净,樱桃小口,杏眼溜圆,脖子上挂着一串“天赐福祿”长命锁。

在他的想象中,她永远18岁,身上永远那样嫩白——穿着绣了龙凤呈祥的兜肚儿,遮不住她小腹右侧的红胎痣。圆润柔美的曲线,面团样白皙光滑的身子。她身上散发出的菊花香气,让他魂牵梦绕。

到了秋天,秋阳高照下的怀庆府,就成了菊花海了。她那身火红衣服,红霞似的飘在菊海上。红衣瑟瑟抖动,与如玉肌肤、与朵朵白菊轻轻摩擦,发出微微的声响……

那声音,多少次回荡在牛钮梦中……那声音,像极了深宫幽怨的女人,在彻夜哭泣——就这样,他又看见了梦中的母亲——她高悬在牌坊的横梁上,白绫吊着她单薄的身子,纤弱的身躯在微风中悠悠晃去、哗哗作响……

牛钮哇地一声,跑了过去——这时,他看见的却是奶奶,穿着流光水滑的旗袍,首饰闪着金光,玉佩叮当作响,眼里放射着到一般锋利、阴沉的光芒……

正把蟒袍往身上套的牛钮,想到这儿,猛然顿住,愣怔了半天……  
魏曾筠  
离了涛声,魏曾筠睡不着觉

从春节开始魏曾筠就忙了,京城来的钦差常泰,已经到达嘉应。魏曾筠在改任副河道总督前也担任过左都御史,虽然都是三品大员,但人家是钦差大臣,还是得尊重。

再说了,常泰是一级爱新觉罗,是皇族呢。有很多东西,可意会不可言传。从为官角度讲,魏曾筠出任不出任副河道总督,是无所谓的。平职外任,协助李齐勒理河工,有点“贬”出的意味。因为在京城时他已经是兵部左侍郎了,管理兵部的怡亲王对他又特别好。

“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宣读圣谕后,怡亲王怕他有想法,拉着曾筠的手,“你想想,黄河的事情可

是事关国计民生、江山社稷的啊!要我说,不是贬出,而是升迁。”

“没事的,”魏曾筠说,“我肯定会尽力,王爺放心。”

不管怎样,平调出来驻扎在河南武陟,驻扎在离县城20多里的嘉应观——右边是二铺营、左边是大刘庄,后边是杨家庄,前边就是滔滔黄河了。村子都挺穷,黄河十年九泛滥,农民们十种九不收。乡亲们倒纯朴,义气豪爽,好打交道。

曾筠的儿子魏璜,见了桑葚那东西就没命了。魏璜不在武陟生,却在武陟,整天与当地孩子们疯玩。刚来到武陟时,那隆隆涛声,吵得人难以入睡,渐渐惯了。好几次魏曾筠去京城办事,听不见黄河涛声,反而睡不着了——京城的朋友们,就开他玩笑:“松友啊,没办法,你命该治河!”

怡亲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皇上,皇上就在养心殿召见了他们!

“魏曾筠哪,你这些年驻扎武陟,处理河务,颇多建树,你受苦了。”雍正顿了顿,想了想,“朕,今天要赏赐你!”皇上转脸对内侍太监说,“去御书房,把我那副眼镜拿来!”

御赐眼镜,戴着很是不对眼  
皇上赏赐魏曾筠那副眼镜,是宫中巧匠精心制作出来的,水晶料磨出的镜片,从内心来说,很多时候魏曾筠舍不得戴,可很多时候又很想拿出来戴戴。

其实,魏曾筠很少戴那副眼镜的真正原因是,回来戴上之后才发现,戴上它看东西更不清楚了。于是,他只能宝贝似的收藏起来。

不久,雍正回给他的御批上说,“那副眼镜原是朕戴的,随便叫人赐予了你。你走后朕才想到,卿比朕大六岁呢!如果你眼睛花得厉害,恐怕就不能用……”

看到这儿魏曾筠的眼睛就泪花花了,皇上能这样关心臣下,还是深深感动了他。

上个月,他上疏皇上提了五项治河建议。他在折子中说,治河用的埽料从来都是以柳梢为主,可近些年来又是灾又是荒的,柳梢子越发减少了。恳请皇上圣谕:努力扩大柳梢面积。

魏曾筠在折子中,还说了官员保举任命的事情。他说应该改为河道与地方督抚共同保举,决定官员升迁。

魏曾筠在折子中,还说了官员保举任命的事情。他说应该改为河道与地方督抚共同保举,决定官员升迁。魏曾筠在折子中,还说了官员保举任命的事情。他说应该改为河道与地方督抚共同保举,决定官员升迁。

绿城杂俎

# 春节饮食习俗

马佳

春节是中国人的第一大节,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在这个举国共享万家团圆的美好日子里,吃自然成为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了。而中国地大物博,风俗各异,各地的饮食在春节里也表现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旧时北方地区春节必吃饺子,其寓意团结祥和,寄托吉利和辞旧迎新的意思。为了增加节日气氛和乐趣,历代人们在饺子馅上下了许多工夫,人们在饺子里包上铜钱,谁吃到来年会发大财;包上蜜糖,谁吃到表示来年会生活甜蜜等等。南方则是汤圆、年糕必不可少。年夜饭就更讲究了:一是全家人务必到齐,要给未能回家者留一座位和一套餐具,体现团圆之意;二是饭食丰盛,重视“口彩”,称饺子为“万万顺”,年糕为“步步高”、酒水为“长流水”、鸡蛋为“大元宝”,而鱼则叫“年年有余”;过去北方许多地方无鱼,就刻条木头鱼替代,这条鱼准看不准吃,名为“看余”;三是座次有序,多为祖辈居上、孙辈居中、父辈居下,不分男女老幼,都要饮酒。吃饭时关门闭户,热闹非凡。

说起春节的家宴大餐,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旧时北京、天津一般人家主食为大米干饭,菜肴有炖猪肉、烧牛羊肉、炖鸡鸭,再做七八个炒菜。陕西家宴一般为四大盘、八大碗,四大盘为炒菜和凉菜,八大碗以炖菜、烧菜为主。东北地区一般人家起码要炒8至10个菜,大户人家则有12到16个菜,主料无非是鸡鸭鱼肉和蔬菜。皖

南一带荤菜就有红烧肉、虎皮肉、肉丸子、木须肉、粉蒸肉、炖鸡肉及猪肝、猪心、猪肚等制品,当然还有各种添加各种时令青菜的炒肉片、炒肉丝等。湖北有名的为“三蒸”、“三糕”、“三丸”。“三蒸”即蒸全鱼、蒸全鸭、蒸全鸡,“三糕”是鱼糕、肉糕、羊糕,“三丸”是鱼丸、肉丸、藕丸。江西的家宴一般为16道菜,讲究四冷、四热、八大菜、两个汤,品种十分丰富。

旧时各地春节家宴上都有的一种或几种必备的菜,这些菜都具有某种喜庆含义。如苏州一带餐桌上必有青菜(则安乐菜)、黄豆芽(如意菜)、芹菜(勤勤恳恳),表示对未来家境的企望。湖南则必有一条两斤左右的鲤鱼,称“团年鱼”,必有一个六斤左右的猪肘子,称“团年肘子”。安徽人的餐桌上必有两条鱼,一是完整的鲤鱼,只能看却

不许吃,用于敬祖并表示“年年有余”;另一条是鲢鱼,可以吃,象征“连子连孙、人丁兴旺”。而苏北一带的饭桌上会有一碗“鸡抓豆”,意思是“抓钱发财”。管家人要吃一只鸡腿,名为“抓钱爪”,意味着明年“招财进宝”。安庆一带的当家者则要在开宴前先吃一碗面条,表达对全家上上下下的情意与呵护。南昌人则必食年糕、红烧鱼、炒米粉、八宝饭、煮糊羹,寓意年年高升、年年有鱼、五谷丰登、八宝进财。综观我国民间传统的春节饮食,可谓洋洋大观、丰富多彩,其“主旋律”离不开欢乐、和谐、喜庆和祝福。

后填上玉米,结果送出后,没几天这盒果子又转了回来。

第二个朋友,他往邮箱里投了两封信,丢进邮筒的那一刹那,忽然惊醒,内容填错了信封,两封信分别写给他热恋的女友和久违的父亲。

一阵阵捧腹大笑和掌声,证明都过关了。

轮到我了。我搜肠刮肚,并且舌根有些发硬:

好多年前的某一天微醉后,我跑到邮局给我妈写信,填单时划破了纸,重新写时,我把原来的300改为了600,手续办完后,我从郑大东门进入学校。刚进门,就听见传呼嘀嘀作响——我缺乏有求必应的能耐,可是能坚持有呼必回的原则,在校内的事话回电后,我悠悠然进入阅览室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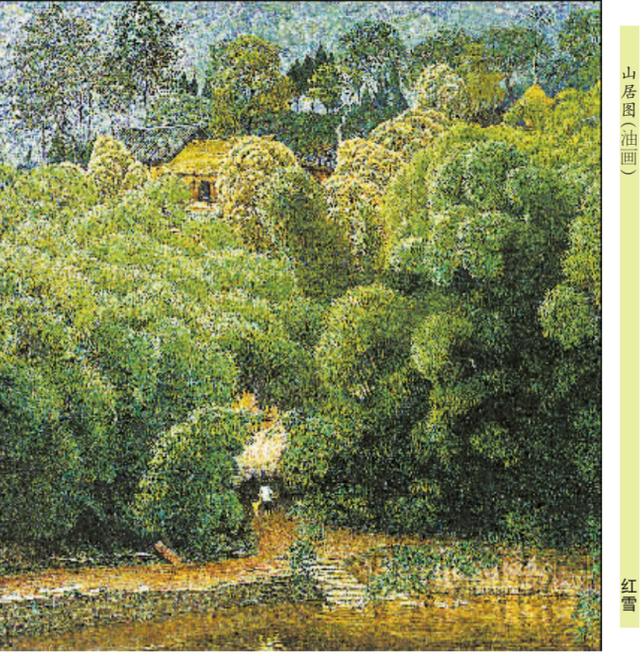
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忽然感觉到那书的背面隐隐地写着“钱包,钱包”字样,我刹那间倒吸冷气,包呢,包!还有2000多块钱在里面!

酒醒大半,但我似乎忘了来时轨迹,窜出门来,见人便问:见了么,见了么?一个XXX的包!我边问边比划着那个尺寸。

没有人给我惬意的答复,正无奈间,那个传呼又响了,我跑到最近的北门口商店里回电话,但是那里等电话的人多得实在令人着急,迫

不得已,我又跑到了最初回话的地方。我的天!我几乎叫出来!那个办公室常用的蓝色文件盒,静静地躺在电话机下面,等候着我——最初,是我放到话机下面的。

我的本意是要表达记忆力不好带来的幽默结局,但是显然戏分不足。因为没有引起哄堂大笑。



山居图(油画)

红雪

郑邑旧事

# 高拱与儒医尹百祥

朱永忠

明阁老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进士,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隆庆时为首辅,万历时为顾命大臣。晚年,受诬陷被罢相,回新郑东街八卦洞故居闭门著书。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追赠太师、谥文襄公。

尹百祥(1525~1598年),字巨川,明嘉靖、隆庆年间郑州西郊三官庙人。人称“尹神仙”,在郑州地区远近闻名。据《民国5年(1916年)郑县志》记载:“(尹百祥)孝友成性,父以逸囚,抵狱,祥奏请,愿以身代,上嘉其孝,释之。父歿庐于墓侧,院道俱重其行,赐衣巾,旌其门,曰:“孝子之门。””郑忠介公元标过郑,诣其家,赠匾额,曰:“卓然高士。”精习岐

黄,通天文,善风角,卜亦奇应。高文襄公(拱)与权相(张居正)有隙,会锦衣诣新郑,(高拱)公疑惧,不知所出,百祥曰:“此伪旨也”,三已自散已而果然。

居尝语其二子曰:长子少我十岁,次子寿当过我,家业丰于兄,后皆不爽。寿七十有三,卒之年,造佳城及葬具,(于)前一日,犹具服前往辞别郑州知州易可训。言其“次日某时刻卒”。易公笑曰:“有是哉?”及期视之,果已长逝矣。

尹百祥进京会高拱返郑时,高拱挥毫写诗一首,此诗文奇特,是用中药名组成,一语双关地赞颂尹百祥博大精深的医术,用“杏林春”历史典故来称赞尹百祥高尚的医德。《送儒医尹巨川先生还郑州》:乌头早续杏林春,远志高标更出尘。厚朴晚须成大器,从容今尚得困身。百年阳德当归后,六枝神功独活人。别去参辰应念我,天南星斗望中深。

我给我的父母寄钱——每月至少100元。

当时我还在公关协会兼职做事,尽管我已经江河日下,但是数月来在那儿得到的信任、得到的人脉、得到的崭新思维,给我带来了以后发展的无限机会,直到今天我还在受益。在课后,我会匆匆赶到办公室打印文件;年节关口,我会动员亲属盘活仓库里那些积存的货物,我会和一些自考班帮忙,编印些学习资料卖给他们——我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从未有人怀疑我的能力。

就这样,我创收着并坚持着每月寄钱的步骤,甚至偶遇同学困难,也会解囊相助。有时候巧合了,我也会在寄钱的邮局里,见到取家汇款的同学。这时候,我不否认自己的虚荣、兴奋的小人物情节,尽管表面平静。

100元是个邮费的底线,有时是150、200的寄,有时是托人捎回,有时是我回家时带回。寄出600元的那天,是我刚刚得到了一个合法项目的分成收入。

我为什么寄钱!因为双亲年已迟暮,为了一家众多孩子,累得病痛缠身,那些微乎其微的费用,会增加他们内心对病痛的抵抗力。

每月100元的习惯衍生了个艳福,由于口碑甚佳,美誉频传,一位漂亮女子由此产生了崇拜效应,认为我特别能干,直至成了我的妻子后,才开始后悔。

有朋友笑,但不似听别人故事那样开怀;有朋友不笑,凝神而空其所对地望着门口或天花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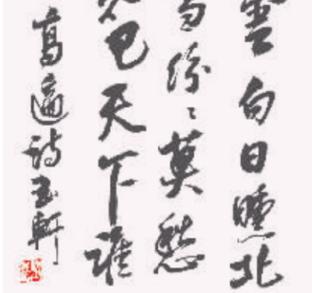
我什么也没说,端起酒杯,喝了个“倒挂金钟”。

苦涩的玩笑

王见宾

第一个朋友,讲自己小时候如何偷吃了家里准备串亲戚的果封,吃完

千里黄云白日曛(书法) 侯玉轩



千里黄云白日曛(书法) 侯玉轩